

王強 主編

近代世界史文獻叢編

40



廣陵書社

近代世界史文獻叢編
40



廣陵書社

貴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第四十冊

美國革命史（二—四）特勒味連 著 陳建民 譯 民國二十六年 商務印書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美國革命史

(一)

特勒味連著

陳建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國革命史

(一)

著連味勒特

譯民建陳

著名世界譯漢

原序

美國革命史所受之歡迎程度殊出作者意料之外。美人獲知一大部分英人自爭執之始至爭執之終對於移民皆抱一種好感尤爲快慰。而歷史學者與作家以及華盛頓最高當局皆寓書不佞表白此情，惜此類書簡皆屬私人信札未便披露耳；抑此同一之見解又由美國主要報紙加以發揮。茲即徵引紐約某家有名報紙之一段文字以見一斑。『吾人僅能轉載特勒味連爵士 (Sir George Otto Trevelyan) 所舉之證據之一小部分以見大多數英人皆不贊成政府威嚇美洲殖民地之舉。以吾人觀之，所有宅心公正而曾讀此兩卷之人皆將承認爵士已證明其事件。而此種論證對於此後美人對英人之情感應有或將有之影響不易過言。吾美學校大部分歷史教科書皆須修改又屬顯然，因其中大部分未嘗承認當前此書所曾證實之要事也。』

不佞既荷此寬容，惟有竭其所能以期當之無愧，以報盛意於萬人耳。不佞之作此書只因個人

頗欲一述所有曾吸引不佞與感動不佞之事件；且知一八九九年刊行之第一部問世之時尙有缺陷。今則此第一部業已大加整理，而若干部分且完全改作，此後即成爲美國革命史之第一卷。一部分渺不相涉之事實業已刪除，同時又於若干處爲重要之潤色。各卷章數連續，故此各卷即成爲美國革命時代一種連貫之歷史也。

英美兩國有病此書未曾列舉參考書者；但經一番考慮之後當知參考書之列舉既非必要，在勢亦有所不能。人之未嘗博覽羣書，研究數百冊其他書籍，參考無數傳記，小冊子，報章，雜誌，詩歌與已刊未刊之文書者決不敢望草一美國革命史。此書之材料觸處皆是；就作者言之，此種材料之收集其始係畢生不自覺之事業與快樂，其後又係畢生自覺之事業與快樂。刊印作書所曾徵引之書籍——或瀏覽之餘除證實作者所已知者外無所補益之書籍——將被人視爲炫學；而大多數讀者當諒不佞之不列舉羣書，或又贊成不佞之不列舉羣書也。遇有特別襄承之處，則於本書註解之中致其謝忱焉。

著者

美國革命史

卷一

第一章

茶稅

英國對美之政策

殖民地總督

英國與殖民地之

社會狀況

一七六六年春一和平與善意之新章——有似許多善卷之第一章——呈現於大西洋兩岸所有真正之同胞之喜眼之前。某優秀而又博學之作家論曰：『吾人自覺難於過言美人接到印花稅條例廢止之消息後數星期間內心所感之欣悅。譬猶一七六五年因共同之恐懼十三區殖民地第一次爲相當之聯合，故當一七六六年此種聯合復因共同之喜悅暫時延長。此類美洲社會向未

如此爲一熱烈與歡樂之大浪所鼓盪也。(註一)

美國之公民猶憶任何一事者決不至忘卻如何得到此好消息，并於何處得到此好消息。在後此一年內美國之歷史讀來有似黃金時代。菲列得爾非亞 (Philadelphia) 靜候七月四日之來臨，以便同時慶祝國王之壽辰與印花稅條例之廢止。美人舉杯祝皇族，國會與『吾人善良忠實之代表，佛蘭克林』 (Franklin) 之健康。佛蘭克林既已決定應舉家盡情歡樂，即以綢緞與花緞遺其嬌妻與愛女，以代替其自身所織之衣，蓋當危急時期所有愛國士女皆不採用英國商埠運來之貨物。時伊等即御其自身所織之衣也。約翰亞當士 (John Adams) 逢此良辰獨鬱鬱不樂。『就吾記憶所及，畢生所歷之時光未嘗暗淡如上星期一者，此時本省人民正因印花稅條例之廢止欣喜欲狂。吾妻與吾兒皆患百日咳，困頓已甚。』以彼觀之，此次英國方面之大讓步終於完全收效。一七六六年十一月，於觀察此次讓步之效果後六個月，亞當士論曰：『人民之安靜與服從政府實與天下任何人民相同；其不願暴躁，喧囂與叛亂亦與政府初創以來相同。印花稅條例既已廢止，民衆紛亂之波浪即轉爲順利與和平之安靜矣。』

母國錯誤，受害懊悔，而今則已補過矣。國會受羅金漢爵士 (Lord Rockingham) 及其同寅之指使，先於一種法令中主張無論何事母國皆有權利制定法律以強殖民地遵守；然後廢止印花稅條例，蓋已實際上承認上述之權利只有於殖民地所不反對之事件行使之也。此種辦法悉符英人之習慣；但不幸缺乏英人妥協之最要條件；因不爲失敗之政黨所接受也。喬治·格棧維爾 (George Grenville) 首創印花稅之人，亦當日英國財政大家，怒人推翻其政策；并敷陳下院內非常有力之少數黨之意見。同時在上院方面亦有議員提出抗議，專以抵抗并侮辱當日美人舉國一致之意見。此種抗議即由多數世俗貴族與五主教共同署名，主教署名於桑德威克 (Sandwich) 與威茅斯 (Weymouth) 之名之間，有似確知其主張之正當而不必苛求其同伴者。格羅斯忒 (Gloucester) 之窩柏敦 (Warburton) 乃當日最有才調與最有名之主教，曾著論痛陳教會領袖處理國務之責任；而學說之能滿足其意者亦可爲其同胞所接受。其言曰：『吾儕私人且改善并保存吾人尙有之私德；若患有政治上之流行病者竟叩余曰：「君之公德又如何乎？」則吾將以西班牙之俗語答之：「吾王所有已足以供吾輩矣。」』

際此最可紀念之時機，國王對於公德所抱之觀念盡人皆知，且由大眾隨意討論，但閣員除外，蓋閣員因地位關係不能不佯作信仰國王之言也。王之反對此唯一可以保證帝國和平與幸福之行動方針較格梭維爾尤爲堅決，尤爲痛切。議員之抗議措詞審慎而可刊諸上院議院議事錄者不能充分表白喬治第三（George the Third）對其大西洋隔岸之人民所懷之情感。因此之故，國王不但嫌其大臣，且進一步而對其大臣抱有一種猛烈而又操切之敵意。國王以爲內閣諸臣既謀與美和解，即對皇室有所不忠，而此種不忠無可寬恕。故王即以一種陰謀挫折之，而此種陰謀因某政治家及某史家之文學天才遂貽萬古之差。蓋國王如何利用其心腹而於國會辯論印花稅條例之時多方壓迫閣員曾經倍克（Edmund Burke）於其『對於叛徒之感想』（Thoughts on the Discontents）暴之，復由馬柯萊（Thomas Macculey）於其第二篇查坦論（Essay on Chatham）暴之也。而該兩作家之著作又以此次爲最謹嚴，最有力。中間經過情形由勒啓先生（Mr. Lecky）於其所著之歷史之第十二章中詳述無遺。『當議案正在考慮之時標特（Bute）之兩心腹入宮覲王，自請辭職，因決心反對印花稅條例之廢止也；但王告以不妨照常供職，隨意投票。衆喻

王意，而王之朋友即係內閣最活動之反對者矣。

雖國王努力破壞而鎮撫之工作依然告成，於是喬治第三絕不寬恕其聰明與忠順之臣僕之拯己於厄矣。既已決心處罰，王即勤求一種工具；不久果覓得一種高尚之工具，而即善用之以達一種極惡之主張焉。原英人之愛庇得（Pitt）並不強於庇得生前與死後之遭王厭惡。但當此危機，此一偉大之下院議員因平昔輕視喬治第三所厭之大臣而邀王之清睞；一旦王既確信庇得矣，即棄羅金漢如遺。以提高并點綴吾英國會史之人名爲護符，王即組織一惡劣與愚笨之內閣，而此一內閣處理國事不得其宜。困難與謗議之交錯爲當日內閣處理國內事務之特徵者，固在查坦去職之時；但其外交上最不幸與最無理由之錯誤則原於查坦名義上仍係首相之時。一七六六年七月二日國會籌款委員會通過若干議案，對於若干種輸往美洲英國殖民地之貨物課之以稅；而第十七議案即規定『所有輸入上述殖民地之茶每一常衡磅課三便士。』

夫查坦以一臣民與公民而其意見與癖好，不其偏見與氣分，影響一般行動方針之深乃如此。種行動方針之受當日最有勢力而掌握國家富源與政策之帝王之影響足徵其人之偉大。正如德

國歷史若當查理第六（Charles the Sixth）逝世之時踐祚之君非腓特烈大帝（Frederic the Great）則必改趨他途；又如斐迪南（Ferdinand）與其父交惡之時爲法王者非拿破崙則西班牙可免無窮之禍；故若查坦能於適當時機與適當人物合作則英語世界之命運事後必有不同。以羅金漢爵士爲之佐——以喀文狄士爵士（Lord Cavendish）或杜得斯威爾（Dodswell）或倍克爲財政大臣——則查坦仍可藉口健康破損繼續退隱而不至損及公衆之福利或其自身之威名。但當查坦請假之時，由格刺夫敦（Grafton）施惠而代攝首相職權，又以坦增德（Townshend）充下院宴會主席，此計遂行，且以查坦之名義行之，然而此計於一日之間一反查坦生平念念不忘之政策，且破壞查坦生平大可自傲之工作。波士頓（Boston）之屠殺；印第安人戰爭之恐怖；卡羅來那（Carolina）黨人之互相尋仇；薩拉托加（Saratoga）與約克唐（Yorktown）；法國戰爭；西班牙戰爭；美洲忠臣之全滅；反英之情感，而此反英之情感日後長久左右美國之外交政策——凡茲一切皆直接由此不幸之錯亂而生。在歷史上有希望之可能中，最有理由可以相信者即若雙方同樣敬仰與信託之政治家而肯與一向贊同其對於待遇殖民地之方法所抱之見解而又對其愛護殖